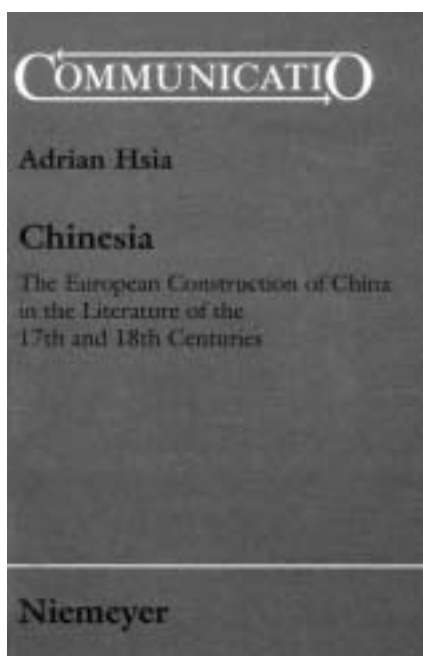


# 想像中國

● 李弘祺



Adrian Hsia, *Chinesia: The European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98).

夏瑞春 (Adrian Hsia) 是當前華人精通西方語文的第一人。他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教授德國文學，編寫《赫瑟與中國》

(*Hermann Hesse und China*)，《德國思想家論中國》(*Deutsche Denker über China*) 及《十七、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等書。

他這本新書的題名 *Chinesia* 相當有意思。作者雖然沒有解釋它的字源，但我認為它一定是仿 *fantasia* 來的。*Fantasia* 這個字源自拉丁文的 *phantasia*，意思是「想像」，與真實的情況對立。*Chinesia* 因此是指對中國的幻想，猜測而得的形象，有別於真正的中國。

夏瑞春用「想像的中國」來形容十七八世紀的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各種「想像」。這本書雖然只有一百多頁，但是收有許多過去大家不大注意的材料。從前研究這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人多在所謂的交流上面作文章，因此對天主教耶穌會士的研究特別多，但是有一些對中國的描述缺乏根據或只是假借中國之名來發揮自己的理念的，注意的人便比較少。換句話說，從前的學者似乎很清楚知道甚麼是可靠的研究，甚麼是虛構、捏造的文字。

夏瑞春新書的題名 *Chinesia* 相當有意思。我認為它一定是仿 *fantasia* 來的。*Fantasia* 這個字源自拉丁文的 *phantasia*，意思是「想像」，與真實的情況對立。*Chinesia* 因此是指對中國的幻想，猜測而得的形象，有別於真正的中國。

就拓展材料方面言之，夏瑞春的這本書開拓了相當多的新領域。最有系統的新材料就是指出十七八世紀歐洲天主教在鄉鎮地區常常推出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戲劇。這種地方戲，主要是耶穌會所編寫。夏瑞春對於耶穌會士採取正面評價，只是指出耶穌會士認為中國的道德世界和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想法幼稚。

二十世紀以降，歷史相對論的雲起，學者對於真實與虛構的區分越來越沒有信心。這個發展卻打開了一扇研究的大門，使許多過去大家認為沒有事實根據的東西頓然變成有意義的研究對象。在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上，薩依德(Edward Said)寫了有名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把這個新發展作了系統的運用，開發了許多見解，也把可以研究的材料範圍大量地拓寬。

夏瑞春的這本書就拓展材料方面言之，就像薩依德一樣，開拓了相當多的新領域。最有系統的新材料就是指出十七八世紀歐洲天主教在鄉鎮地區常常推出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戲劇。這種地方戲，主要是耶穌會士所編寫，當然以宗教為中心意旨：一方面提倡助人為善，另一方面則闡述天主教義。耶穌會士之所以會寫了這麼多篇以中國為題材的神劇，當然是因為他們所報導的中國在歐洲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因此人們爭着想要多知道有關中國的消息。耶穌會士遂利用這種機會把中國教會的故事改編，一則以娛樂，一則以布道。

夏瑞春對於耶穌會士採取正面的評價，因此連帶對這些戲劇化了的中國故事也大致頗為同情，只是指出耶穌會士一廂情願，認為中國的道德世界和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這個幼稚的想法。

夏瑞春對Chinesia的最激烈批評集中於後來成為西方正統思想的作者，像赫德(Johann G. Herder)、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de Montesquieu)，乃至於伏爾泰

(François M. A. Voltaire)。孟德斯鳩是第一個對所謂開明專制提出疑問，並認為中國是典型的落伍且險惡的專制國家。孟德斯鳩也是第一個認為中國人是黃種人的作者。在他看來，黃種人是醜陋的。赫德雖然提倡世界各民族平等的觀念，但是他卻到處講中國文化的不是，認為中國人是蒙古人的後代，而蒙古人是醜陋、原始的掠奪者。伏爾泰雖然對中國文化推崇不已，而他所寫的《中國孤兒》(趙氏孤兒)也膾炙人口，但是他認為他所景仰的中國，他所說的中國的「風俗」(Manners; mœurs)已經不存在了。他的「趙氏孤兒」無寧是他依據他所幻想的中國文化來改寫的。他認為這樣的寫法才真能表達出中國風俗的真諦。

下及黑格爾、馬克思及韋伯(Max Weber)，則其情形更是如此。他們所說的中國都反映了十九世紀歐洲人自己的關心，和真實的中國實在有很大距離。

反省這兩三百年來西方人所講的中國，那麼顯然地他們不外是在編造Chinesia。夏瑞春對早期耶穌會士所描述的中國顯然覺得比較可以接受。當然，一般中國人對耶穌會士的態度一定會感到親切，並覺得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比較正確。但是耶穌會士的認識是不是比較正確呢？對於歷史的真象，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理得清楚，我想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夏氏的作品至少在「甚麼是真的中國」的這個命題上面提出了他的初步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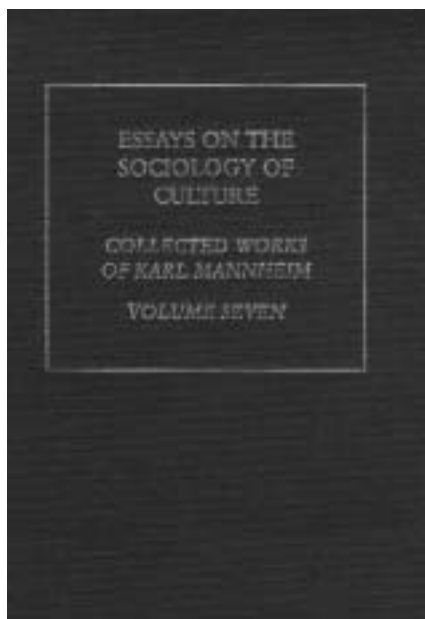
夏瑞春的中、英、德、法及拉丁文都運用純熟，這本書用了這許

多文字，令人佩服。但是由於必須在各文字間周旋，因此不免有體例不一致的地方，即如中文有的用當時耶穌會的拼法，有的用現代威妥瑪的拼音，有的則用大陸的拼音，雖然讀者仍大約能知道它們的意思，但若能略加整理，使之一致，那更可以幫助讀者理解。

本書頁47談到夏撒 (Rudolf Gasser) 的長編小說 *Historia von Philologo* 時，夏瑞春說夏氏以為中國首都「在Cambalu，而不在北京」。按Cambalu即元之大都，今之北京。此名在馬可波羅遊記可以看到，後來天主教也設立了Cambalik (即Cambalu) 教區。

## 評曼海姆《文化社會學論集》

● 徐 彬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vol. 7 of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nnhei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7).

對於曼海姆 (Karl Mannheim, 1893-1947)，國內學界所知更多的是其代表作《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Ideology and Utopia*)，而本文介紹的《文化社會學論集》則未能引起足夠重視。該書包括〈精神社會學導論〉 (“Towards the Sociology of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知識階層問題〉 (“The Problem of the Intelligensia”)、〈文化的民主化〉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 三篇論文，寫於30年代早期，適逢曼海姆在德國工作的最後歲月 (1933年希特勒上台，作為猶太人的曼海姆為逃避納粹迫害而流亡英國)。初到英國時，曼氏對其作了一些修改，但生前一直未發表。該書手稿經 Ernest Mannheim和Paul Kecskemeti整理，並譯成英文，於1956年首次正式發表。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書是曼氏知識社會學

對於曼海姆，國內學界所知更多的是其代表作《意識形態與烏托邦》，而《文化社會學論集》則未引起足夠重視。該書三篇論文，寫於30年代早期，但曼氏生前一直未發表。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書是曼氏知識社會學的絕唱。